

骗来的新娘

5



87
I247.5
2158

赵清学 等著

骗来的新娘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骗来的新娘

赵清学 等著

责任编辑：彭志齐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
(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8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251,000 印张：12.25 印数：1—14,000

书号：10456·140 定价：2.00元

新书目：86—12、13

目 录

骗来的新娘·····	赵清学(1)
昨夜风暴过洞庭·····	赵凤凯(56)
黑影·····	王志钦(130)
蟠龙镇·····	龚笃清(227)
二灵子·····	赵清学(321)

骗来的新娘

赵清学

第一回 骑兵团长置酒请房东 妇女主任举杯谈婚姻

一九四六年正月初五，骑兵团部里歌声飞扬，笑语喧哗，好不热闹。

八路军有个从红军那里继承来的老传统，逢年过节或转移驻地，有条件时，都要请房东来一块吃饭，征求意见，叙谈叙谈鱼水情。这天，骑兵团部炖牛肉，炖羊肉，氽丸子，炒猪肉，请来米粮屯的房东和干部会餐；正赶上郭家屯的干部带着男女老少，扭着秧歌，踩着高跷，抬着肥猪，来慰问骑兵团。临了，团长黄天明和政委赵正亮，把郭家屯的干部也留下来，一块会餐。

八路军会餐，一般是不喝酒的，《青年信条》中也有“不抽烟，不喝酒”这一条。可这次不同，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呀，怎能请客不上酒呢？他们把大白高粱辣烧酒搬来一大坛，现喝现筛。团里几个干部都不会喝酒，也不会劝酒。黄团长端起酒盅沾了沾嘴唇说：“今天哪，没有别的，只有薄酒一坛，

请大家各尽其量，可别留着肚子回去！”

村干部和房东们，都满怀解放了的喜悦，无比欢乐，不论酒量大小一起端起酒盅来扬脖儿。“喝！”“喝！”“我们老百姓被请到军队的酒席上来，由团长、政委陪着，大盘子大碗的吃酒，还是大姑娘坐花轿——头一遭呢！”“可不是嘛！不然怎么叫解了放呢？改了时代嘛！”大家边吃边喝边议论着。

在村干部中，酒量最大的，要数郭家屯妇女主任韩宝芹了。她一顿喝一斤老白干不带转磨磨的，酒量大的男人都不是她的对手。她身条纤丽，容貌秀美，穿着紧身可体的鸭蛋青裤子粉红袄，一头黑发梳得明光油亮，蝇子落上去直打出溜。今年二十九岁，口齿伶俐，喜欢交往。所以，“八一五”光复后，郭家屯那些不敢出头的妇女们就选她当了妇女主任。今天呢，别人都扬脖干杯，她却只抿了抿就把盅放下了。你道她为啥不喝？她在琢磨着后发制人呢！

一肚子忠厚的黄团长，以为她不会喝酒，或者是害臊，在众人面前不敢贪杯，特地举杯敬她：“韩主任，你也喝一盅！军队和老百姓是一家人嘛！”

韩宝芹笑盈盈地说道：“哟！你这当团长的，可真是雷神爷打豆腐——专找软的欺！你这么高待我，我不喝也得喝呀！这样吧，我喝一半，你喝一盅！”

黄团长说：“你也喝一盅吧！”

韩宝芹说：“我一个妇道人家，能喝一半，也就了不得了！”

黄团长依她，鼓鼓劲把一盅酒喝了下去。韩宝芹勉勉强强喝了半盅，还皱着眉头直咳嗽。知道她底细的人，都暗自好笑，

但谁也不揭她的底儿。在大家又喝过一巡之后，她端起她那半盅残酒来，对黄团长说：“我说团长啊！刚才你敬我这革命之人喝了酒，这回该我敬你了；你敬我，我不敬你，会折我的寿啊！来，请你喝一盅，我也豁出来把这半盅喝了！”

黄团长不好推辞，便硬着头皮又喝了一盅。妇女主任也把她那半盅喝了下去。

有人喊道：“黄团长再和妇女主任干一杯！”

郭家屯的村长说话了：“我说呀，这回该倒过来了，黄团长喝半杯，我们韩主任喝一杯！”

韩宝芹瞪了村长一眼，嗔怪道：“可别听我们村长嚼舌根，要喝你喝！”

赵政委和稀泥：“来，咱们大家共同喝一杯！”

韩宝芹急忙摇手道：“那可不行！再喝一杯，我回去就坐不住爬犁了。”

黄团长也壮起胆来说：“不要紧！坐不住爬犁，我用马送你！来，只要你喝，我也喝！”

这正中韩宝芹的诡计，她端起酒盅笑道：“那我就舍命了！”说完，一饮而尽。

黄团长已有言在先，当然不能不喝。

在警卫员梁振生再给韩宝芹斟酒时，她把酒盅底冲天往桌上一扣，拿过两只大饭碗，说：“来，用碗吧！省得一小盅一小盅的，麻烦斟酒的大兄弟！”小梁真的倒了两碗。韩宝芹说声“黄团长，请！”端起一碗，捧至唇边，象三伏天喝凉水似的，一气就把它咕咕下去了。知情人哈哈大笑：“对呀！这才够劲！”不

知者目瞪口呆。她面不改色，把空碗翻转，说道：“我是喝了，看黄团长咋着吧！”黄团长一个劲往旁边闪，他连那碗边都不敢碰。韩宝芹将他说：“团长啊，你咋不喝？你怕喝醉了吐到狗皮褥子上，你家眷骂你呀？”

黄团长说：“我不是怕骂，是怕喝了这碗酒，出溜到桌子底下去没人扶我，因为我没有家眷。”

人们一阵哄堂大笑。

韩宝芹自告奋勇：“我给你介绍一个！”

“好！”赵政委说，“那就请韩主任把这碗酒也喝了！”

韩宝芹道：“中！那我就预先喝黄团长的喜酒了！”她又把第二碗酒也咕咕下去。“你们八路军，可真有点那个！你说那伪满，连个小小的警尉辅都挎着太太到处游逛，你这个骑兵团长连家眷都不寻，真是的！我明儿个就给你送个漂亮的来！”

黄团长忙道：“要不得！我长得丑，猪不嚼，狗不啃，老虎见了跑三道洼。”

屋里又是一阵笑声。

韩宝芹拍着胸脯说：“这事儿，包在我身上。不是我喝了两碗酒说醉话，我们郭家屯的老姑奶子，那是谁也比不了的。人们有个口头禅，说‘郭家屯，门楼高，老姑奶子不用挑’，个个都出奇。可如今最出奇的还得数郭如倩。提起那郭如倩，大家都知道，她就是头年腊月被胡子抢了去，又被黄团长你们追回来的那个老郭家的宝贝疙瘩肉瘤瘤儿、针线筐箩绒球球儿呵！过年刚交十九，国高毕业，那个俊劲儿，天下无对，地上无双！这样的美人儿，不正好配你们这样的英雄吗？”

黄团长听说要给他介绍个盖世无双的美人儿，他犹豫了，发怵了。

赵政委接过去说：“行呐，韩主任，找媳妇儿不怕美，你给办吧！”

“妥。”韩宝芹答应着，“君子一言，快马一鞭！”

事情就这样说定了。

散席之后，其他人都纷纷离去。韩宝芹因套她的狗爬犁，走在最后。她登上毡靴鞢，穿上里外发烧的皮大衣，戴上狐皮帽子，围上紫红色的围脖，正要上爬犁，碰上照相师来送相片。她接过来看了阵子，选了两张要带走，一张是黄团长的免冠半身像，说是送给郭如倩，作个介绍对象的信物；一张是警卫员梁振生骑马的全身像，说是留个纪念。黄团长和小梁开始有点不愿意，她执意要拿，也就叫她拿走了。

韩宝芹嗖地跳上她的狗爬犁，把鞭子啪的一甩。那脖子上戴满小吵儿和串铃的七条大狗，听见鞭响，飞起二十八只梅花脚，哗得儿啷、哗得儿啷的回郭家屯去了。

第二回 白葫芦搞奔袭姑娘遭劫 黄团长设埋伏虎口夺人

前边，韩宝芹不是提到过郭如倩被土匪抢走的事吗？那是怎么回事呢？

年前腊月初八那天晚上，土匪马队抢劫了郭家屯，同时，抢走了郭如倩。这事儿，今天就从郭如倩讲起。她年方十九，

身高一米七二，苗条而丰腴，敏捷而端庄，秀丽的弯眉，汪亮的眼睛，肤色鲜润，姿容妩媚，去年国高毕业，会绣花，会作画，还写得一笔好字。从她十二岁开始，上她家来提亲的就连续不断，但一直到去年“八一五”光复，她们家还没有相中一个。去年，她住在城里她姑家上国高时，有个外号叫白葫芦的警尉辅看上了她。她上学校，他跟到学校；她回她姑家，他也跟到她姑家。她姑怕白葫芦抢人，偷着把她送了回来。那白葫芦也是个鼻子长的家伙，随后他就带了两个警察追到郭如倩家里来“说亲”。如倩的爸爸名叫郭福，人称老郭头，他把如倩藏在红薯窖里，说她又回到城里去考试，这才把白葫芦支走。后来，白葫芦还继续找麻烦，但不几天就光复了，白葫芦滚了他娘的蛋，老郭家也就平安无事了。

这年，一进腊月，郭家屯的人就忙活起来。杀猪，宰羊，磨豆腐，蒸豆包，炸果子，摊煎饼，酿血肠，做压肉，忙得个喜气洋洋。你想，在敌人铁蹄下做了十四五年亡国奴的人，好不容易得到解放，怎么能不喜气洋洋呢！

腊八这天，人们吃了八宝饭、腊八粥，便又掌上灯，继续准备过年的吃喝。这夜，天特别冷，狂风卷着积雪肆虐于北满原野，吹打着星星灯火的村庄。老郭头家的窗户，被风雪打得哗哗响，多亏糊着两层窗户纸，否则，风雪早进了他家的热炕头儿。这当儿，老郭头和他老伴玉婶，在地下守着油锅炸豆腐。如倩坐在炕八仙桌边画傲雪红梅。老奶奶乐哈哈的叼着烟袋在欣赏孙女的手艺。这时，后街里突然传来一阵奔跑的马蹄声，接着就是打门声，呼喊声，叫骂声，哭号声，这些声音越来越

吓人。

老奶奶吓得发抖地说：“了不得！一定是胡子马队进屯了！”她的牙齿被颤抖的烟锅嘴子碰得哒哒作响。

玉婶惊惶得手脚无措：“老头哇，这可咋着？咱这闺女，快想办法！”

老郭福首先想到的也是他的闺女：“倩呐，快下炕！跟我到土豆窖里去！”

外边已敲他家的门，边敲，边喊，十分紧急。如倩刚下炕，呼啦一声，门被砸开，一股凉风，进来五个胡子：“哪走？不准动！”

一家四口原地停住。一股手电光从他们的脸上划过，最后落在如倩脸上，她把脸贴在奶奶的背上藏起来。那拿手电的人，穿狐皮大衣，戴貂皮帽，他就是警尉辅白葫芦，如今是国民党什么“先遣军”里的参谋长。他发现郭如倩，惊喜若狂：“哎呀！我的天，总算把小雏鸽堵在窝里了，阿弥陀佛！手下的，”他关照着匪兵，“规矩点！这不同别处。”随后取下貂皮帽，高傲地阴笑道：“老头儿！还认不认得？我是曾经三拜贵府的白警尉，‘八一五’没被老百姓砸死，如今嘛，在国军先遣军里当参谋长。今晚出山，不为别的，一来登门叩拜你二老年高，二来接如倩姑娘上山，捎带着嘛，办点年货，犒劳众军。怎么样啊？不必推辞了吧！”

此时，如倩和奶奶妈妈三人抱在一起，极为害怕。老郭福满头大汗，连连倒退。

白葫芦换了付笑脸说：“你们不必害怕！把眼光放远点。共

产党八路军坐不了天下。现在，美国正帮助国军往这块儿运兵，不出三个月，最多半年，整个东三省都是我们国军的天下。这是狗咬屁股——啃腚（肯定）的。到那时节，我白某人就是哈尔滨的警备司令官，还能叫你们再顺地垅找豆包吃！那时，如倩小姐出门坐汽车，屁股底下打闷雷，你们也是高贵的老太爷、老太太，哈尔滨道里道外十三街，随你们溜弯儿，身旁还有两个挎盒子炮的跟班。只是现在如倩姑娘还得受点委屈，须跟我上趟山。本来也可以待我做了哈尔滨司令的时候，再来车接轿迎，怕只怕共产党八路军抢了鲜儿！你们都想开点儿！要不然，就别怪我白某不留情！”回头叫他的匪兵，“手下的，准备好没有？”

一匪兵拿出条六尺长的帆布口袋交给白葫芦，白葫芦把口袋扔到老郭福脚下，板起面孔，说道：“这就是如倩小姐的嫁衣！”

老郭头一家，这时由恐惧转为愤怒，瞪着白葫芦，一言不发。

“你们不说话？”白葫芦紧逼，“不说话，就是默许。”他走到郭如倩面前，“默许嘛，大概还得动动手。”

郭如倩迸出一声怒吼：“不！死也不！”

“你不？”白葫芦说，“死也得走！你死是白家的鬼，活是白家的人。这回你是藏不了，也躲不开，喊，也没人来救你”。

外边，风鸣树梢，雪原茫茫。有只狗爬犁哐得儿啷、哐得儿啷的从西北奔来。爬犁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妇女主任韩宝芹。

这天她姥姥家杀猪，请她去吃肉，只因她多贪了两杯酒，回来晚了，表弟骑马送了她一程，快到村时，他便折回家去。韩宝芹坐着爬犁驰过原野，风吹酒醒，心旷神怡，不由得唱起《五朵花儿开》来：

一朵花儿开呀，一朵花儿开，
“八一五”光复太阳露出来，
解了放那么呀呼咳……

一朵花没唱完，爬犁不走了。七只大狗，都两腿立起来，冲着郭家屯吠鸣。韩宝芹定睛一看，远远望见郭家屯火光晃动，叫喊连天。“咳哨！啥勾当？八成是胡子进了屯！”她疾忙把鞭子一扫，那狗们转身拉着爬犁哐得儿啷、哐得儿啷的向米粮屯奔去。

到米粮屯，韩宝芹向黄团长报告了情况，黄团长随即边向李司令报告，边命令部队出发。他带一连取捷径插至北山口，阻敌退路。赵政委和丁参谋长带两个连直扑郭家屯。

四十分钟后，黄团长的一支飞骑已进到北山口，他们查看了一下地下的蹄印儿，光有出来的，没有回去的。敌人还没有进山。黄团长即把一连骑兵全埋伏在山口里，待机歼敌。

赵政委他们赶到郭家屯时，土匪已经逃离。只剩下满屯狼藉，一片悲愤。群众准备过年的酒肉米面，饽饽粘糕，豆腐粉条，煎饼豆包，全被土匪给抢光了。郭如倩被土匪装在口袋里驮走了。郭福和他老伴呼天抢地，悲痛欲绝。老奶奶一股劲用

脑袋撞墙。赵政委留下民运干事安慰群众，他即指挥两连骑兵一线散开，形成三面包抄的阵势，向逃匪追去。

白葫芦带领他的马队，离开郭家屯，直奔北山口而来。郭如倩象一口袋粮食似的被捎在白葫芦的马背上。其他匪徒们的马上，拴着酒瓶子油葫芦，绑着大口袋小包袱，丁丁当当，滴溜嘟噜，比出山的时候，增加了一倍的重量，只累得那些牲口急促喘气，浑身淌水。众匪徒双脚频频搥马，只嫌它们跑得慢。快到北山口的时候，后边传来了枪声。有的匪兵，十分害怕。白葫芦给他们打气：“不要怕！他八路军一步来迟，这叫庄户佬下棋——马后炮！缩短距离，快走！一进北山口，就是咱们的天下。”

北山口即在眼前，白葫芦松了口气，隔口袋抚摸着 he 抢到手的美人儿，想到桃花美梦就要做成，兴奋地唱起老式的《十朵花儿开》来：

六朵花儿开呀，六朵花儿开，
老汉推车推到山沟里来呀，
使把劲那么呀呼咳……

北山口里，黄团长和他带的一连骑兵战士，骑在马上，隐蔽在山沟两旁。

白葫芦的马队到山口了。

警卫员梁振生说：“团长，土匪露头了！”

黄团长说：“别作声！听我的命令！”

土匪队前边的二十来匹马进入山口。

梁振生着急了：“开火吧，团长！”

黄团长说：“别作声！看我的行动！”

敌人几乎快撞到骑兵团战士们的怀里了。黄团长一声令下：“杀呀！同志们！杀呀！”一阵枪响，他跃马挥刀，就冲了上去。战士们也喊声连天，舞刀冲杀。枪声，杀声，马蹄声，震撼山谷。前边的土匪纷纷落马，后边的匪兵拨转马头，即向山外逃奔。

赵政委和丁参谋长指挥的二百余骑，象撒开的一张大网向北山口兜来。黄团长率百余骑，从北山口挥刀冲出。土匪马队被围在北山口雪原。数百骑骏马在来回奔驰，踏得积雪腾空，灰雾蒙蒙。敌人奔逃无门，还手无力，逐个被我杀下马来。

这场厮杀，不足一个小时，五十三个胡子，无一生还。郭家屯人民被抢去的东西，全部追还。郭如倩也被救回。当黄团长和小梁把她从口袋里拉出时，她已不省人事。老郭头见他女儿囫圇归来，跪下就磕头，口里高呼：“感谢骑兵团！感谢黄团长！”赵政委把他扶住道：“快起来！老爷子：不要感谢！不要叩头！”究竟哪个是黄团长，老郭头也没顾得看清楚。

第三回 韩宝芹登门说亲指鹿为马 郭如倩看相中意信以为真

韩宝芹回到郭家屯，太阳已西沉。她家，是坐落在郭家屯

西北角上的一个独立小院，东西北三面有房，南面插着杖子。她丈夫是个比她大十三岁、矮六寸的小干巴佬，名叫郭旺。郭旺隔杖子看见妻子回来了，急忙开门接爬犁。当他扶宝芹下爬犁时，闻到浓烈的酒气，晃着脑袋，凑趣讨好地说：“你又在哪儿喝了猫尿？”

“哼！‘猫尿’？”宝芹不高兴地说，“你有这么好的猫尿！是骑兵团长请客，是团长啊，你知道吗？你也是‘团长’，天天夜里睡觉佝偻成一团，象个死小猫子似的！”

郭旺说：“不用管‘死小猫子’不‘死小猫子’，我在炉脖里给你醪醪的温着一壶茶，你要口渴，我就给你斟。”

“快快斟来！”韩宝芹上炕，喝着香茶，便摆弄起黄团长和小梁的照片来。这两个人，一个好地位，一个好长相，她的“死小猫子”地位没地位，长相没长相，简直是条帚疙瘩刻猴——四六不成材。她知道，那郭如倩，也是喜欢找个长相好、个儿高、年纪轻的，谁知道她相不相得中黄团长？你说那黄团长那么有本领，那么有地位，那么大名赫赫，就是没长起个来，也显得老气了点，说是三十岁，看上去有三十七八。她正胡思乱想，郭旺的干巴脑袋也凑了过来：“我瞧瞧这是哪个汉子的照片呀？”宝芹把照片收起：“你看啥？小心看到眼里去抠不出来喽！”说罢，她就到老郭家去提亲。

老郭福家吃罢饺子，正坐在炕上喝茶，韩宝芹叩门而入。她一进门就道喜：“恭喜！发财！我给老奶奶和大叔大婶拜个年儿！给倩妹子贺个喜！”

一家人急忙起身让坐。老郭头说：“是韩主任呐！快上炕

坐！”如倩端给她一杯茶，玉婶把点心、花生推到她面前，“她嫂子，你吃点儿！”老奶奶也一个劲尽让：“就着！就着！”韩宝芹看着满桌果品不动嘴儿。老郭头说：“韩主任你轻易不来，你就别客气！”

韩宝芹说：“大叔，不是我客气，今儿个，骑兵团长请我们吃饭，吃的酒足饭饱，看见什么也不开胃口。”

如倩说：“那就喝杯茶吧，暖和暖和。”

“恭喜大妹子！这茶我一定要喝，而且是冲你喝的。我带来一样东西，请你们瞧瞧。”韩宝芹说着，从衣兜里摸出一张相片，往桌上一亮，恰巧是小梁的，“你们都来瞧，这就是那骑兵团的黄团长。”

他们听说是黄团长的相片，一家人都围上来看。

韩宝芹问：“你们认得这黄团长不？”

老郭福说：“救如倩那天夜里，人们说黄团长黄团长的，可黑咕啦影子的，院子里几十号人出入，没有认清是哪一个。”

“这回好好地看看吧！”韩宝芹说。

老郭头拿起相片，看了会子骑高头大马的英俊的梁振生，称赞道：“哼！很威武！”

玉婶拿过去看了，说：“精神头子可够足的。”

老奶奶接着，戴上眼镜，凑近灯光，看着说：“这就是那黄团长啊？活象年轻时候的张大帅，个头高高的，眼睛挺有神儿。看长相，就象个大命之人。年纪轻轻的，就当了骑兵团长，管一团的人马，可是个有能耐的！”

如倩接到手里看了看，没有吭气，就默默地放在了桌上。